

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二

江陰李詡

四川茂州有三長官司、為狝貉蠻、婦人用酥塗身髮、使澤、每年七夕、盡沐髮于河、訖辮、辮為髻、再不梳、一年一次、男子則光頭、頂留搭髮、孫鶴齋先生漢為茂州知州、親說如此。

四川徽外、僮僮俗以六月廿三日為年朝、是日解牛、并作諸肉、生為鄉會、會畢、各以火把燃身、或鬚髮衣服俱焚者、以為禳一年之災。

朝廷端午賜京官官扇

竹骨紙面俱畫翎毛不工綵絲一條五色

線編者鬚頭作虎形

綵杖

二根長尺許五色線纏繞

艾虎

二幅紙方尺許俱畫

虎并百脚諸毒虫

在邑湯大理公沐處見

至尊於

丙戌夏賜九卿各堂上官四大字湯公沐獨

多二字一曰存敬真書一曰處之泰然古文

篆書泰作太皆

恭穆獻皇帝脣筆

誠意伯青田劉公作蜀川圖為暨陽本中使君

西行餞者圖為丹陽孫氏所得徐蕪山館手

孫親見之對余說夫暨陽乃余邑舊稱也本
中使君竟無從考姑以俟知者然劉誠意勳
名盛矣亦孰知其餘事之精如此

張藻仲有題蕭山縣

尹尹本中吳越兩山亭卷古風一首抑
江陰人姓尹字本中為蕭山尹者耶

蘇州吳姓者商販廣東已老言

孝宗弘治年間欲分封諸王取珠于廣得一珠

甚大半黑如墨絕然平分希世之寶也名天

地分

翰林崔來鳳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曾有送桃

漢書二卷
三
棄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
許答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
棄其內者一日謂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炕
為題父故效其體為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
有所以烘乎人者曰教父親做官哩眠烘二
字忒俗我替你改之作卧字暖字

乾清官階沿石取西山白玉石為之每間一塊
長五丈濶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鑿為五級
以萬人拽之日鑿一井以飲拽夫名曰萬人

慈

翰林教小內官在書堂中、有四五百人、學士五人、輪五日一轉、每人至日、背書批、做責罰、尚二百七八十人、甚勞、若輕而留衣者、當面行杖、重者褫衣露體、則簇人他處責之、每十人或十五人、跪彼以次受責、陳學士魯南沂云、慶成宴、上坐定、三內臣一從中擎執一盒、一從左一從右三路折旋俱至前、跪啟盒出錦護衣一條、左右者捧展在前而去、又一內臣

擎盒簪一花於冕左手到如樹甚速下衆朝
臣跪上酒三杯畢起上乃言曰衆官人
坐光祿官張幄廷中治具上饌有樂衆隨之
前一人執高杖多貫銅箍上下搖擊名響節
以驚鳥糞食中也亦陳學士云

太廟總一所而中但分龕相隔非七廟之制郊
天地合一壇社稷同壇而又為屋以覆之其

樂辭

太宗自製者有殺了他終快活等語樂器多胡

樂皆其所致意者亦陳學士云

江西都司府樟樹極大曾大比年巡按會考各府州縣科舉諸生約三千人皆蔭蔽於下有德興舉人親與者說

朝廷每受朝時置一金物于寶座香案上當其前婺源汪玄錫為給事中見而不知問於太監谷曰是金佛也殿上頭又置一小真武像皆欲以此收福江西德興舉人程棟與汪有親面聞其語如此

張桂當路有書十可咲帖于朝者推究拷殺數人
一可咲一箇皇城兩箇廟二可咲

三可咲

四可

咲四箇主事都搢轆五可咲侍郎打得尚書
叫顏頤壽六可咲翰林院官盡外調七可咲郎

中負外改科道八可咲駙馬換箇現世報

謂謝

某寡髮九可咲

十可咲

今上一日見蟒行地問何物內臣以蟒對取看

背有字曰桂萼張璠驚求其故轉相追究乃
太監崔文所書因知言二人橫行也文謫南
京

夷堅志丙云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
使下世其子伸之年三十餘忽瘖不能言侵
尋八年因箠妾怒而能言後赴銓中選調江
陰尉未及赴而卒

劉文安公杲齋定之父髦永樂戊子科鄉魁號
艮齋晚稱石潭先生有行誼年四十無子其

親友醜金為娶村夫女為妾父不知其亦姓
劉也生公兄弟三人寅之湖廣叅議又一鄉
貢進士俱賢貴後父卒

英廟時有秦同姓為婚者公兄弟俱坐詔獄卒
以外田留得脫此事亦駭人使非外田留當
何律例以處耶或曰公父會試還遇溺水女
子號救載歸送還無家又欲覓婿配之女執
意侍巾櫛乃處二室生二子與所聞醜金以
娶生三子之說不同

孝陵中途觀音閣有瑪瑙石後壁一塊光潤如玉永樂時造者高厚異常石是青龍山所取南京靈谷寺有琵琶街拍手聲應如琵琶然有

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墮八除病在

孝陵牆內寺僧於沿牆脚下鑿石作彎曲形引水旋繞而過水皆逆行自低向高與凡水異

崇化寺梅花水甃池一方僅大如席泉出自巖石間相傳水泛起泡皆成梅花後為寺僧

葬侵地脉今則無矣

絳州鼓堆人馬踐之達如鼓狀與琵琶街類

松雪先生印色方料。用好麻油或菜油。不拘多

少。用瓷器內慢火熬一二沸。投下藥末。草麻

以油一兩為率。用七粒去壳用白。川椒。隨

槌碎。以試油之生熟。熟則麻黑而浮。用

不明。若為末。隨用。密少。許。猪牙皂角。此少。槌

藤黃。中和。待油冷。過一宿。磨在油汁。右件入

油。用文武火熬一二沸。候油色微黑。草麻焦

而上浮後。取油置冷地上。用細絹袋瀝去粗

先取一兩銀珠。杵細。用油潤過。或用細文。或

用軟鷲翎。或竹屑木屑拌勻。珠入勻。絹袋縫

固了當、然後再用油自下而上、透入、如舊久
乾燥、止用原煎用下油、同前法透上、不必再
使硃、盛印色色者、忌銅錫器、法雖一例、煎之
不同、

古錢二



大將持刀形此錢厭勝物也
吳思橋藏

面



背



此古錢一背面如上徐進士
文山亮所藏都南濠得去

寶石金水泥

淡黃色

魚膽青

碧綠或云洒普泥

馬腕兒

青者

色頗淺淡亦光透遍身多瑕細紋如毛言此非雲南所產工不易為出自外國

金陵姚氏所藏宋潘衡鳳墨重二兩五錢規徑

二寸一面海水戲珠龍紋一面極光細紋簇

簇邊上側處有四字云臣潘衡造

衡與東坡善柔石林

避暑錄載其造墨事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宮雷擊一

柱到底縫直如線

府學唐應德順之戊子秋未入場前家人門首

掃街見溝中一物、色紫而頭如驢、甚軟、纏繞
其足、驚脫而去、乃宛轉裊入鄰家門內、復出
須臾、進唐家、霍然升天、一虹霓也、應德是年
遂中鄉舉、己丑春會試第一人、蓋文明得元
之兆、

金壇慈雲寺銅鐘、宋元豐二年鑄、聲甚清遠、浸
塘劉宰有二碑記、

禮書言壘畫雲雷之象、莫知雷作何狀、祭器中
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嘗得一

古銅壘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
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夙者古
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
為雷象田旋之聲其銅壘之飾皆⊙⊙相間
乃所謂雲雷之象也漢書壘字作壘蓋古人
以此飾壘後世字失傳耳此見沈括筆談第
十九卷器用第二條

嘉靖九年三月間邑西門外青山忽陷中空如
兩三間房大皆磚發券者若混堂樣底亦鋪

磚有麻布花紋人入觀者絡繹暗中點火燭
之氣俱觸滅或云尚有石門聞內有聲不敢
扣縣官恐惑衆命塞其穴或又云有青窰器
物被近山人得之又云有三方窰大抵青山
為干將鑄劍之所此其跡歟王槐亭來言恨
不及親見云

鍾山江陰侯守墳戶朱龍家前室懸一紙蓮燈
上有篋作寶蓋空環六瓣如梔子花形燕巢
正當交紫處虛中亭亭往來度食搖蕩不定

比之巢幕尤危然亦奇矣此在嘉靖九年秋

間

鄭樵食鑑四卷

調養以救飲食三失

一者

腹已饑方進口正氣即止用補胃脘所養冲和之氣以救飲食過度滿脹之失也二者

喫軟暖食物加熟嚼細吞用補胃脘所受元陽之氣以救生冷硬食傷於腐熟之失也

三者省魚肉美味服淳淡素食用補胃脘所賦廩祿之氣以救享用過豐越於常分之失

也。食養六要。食品無務于殺雜。其要在於專簡。食味無務於濃醜。其要在於淳和。食料無務於豐羸。其要在於從儉。食物無務於奇異。其要在於守常。食制無務於膾炙生鮮。其要在於蒸烹如法。食用無務於饜飫口腹。其要在於饑飽處中。物有形質變異者。如獸有岐尾。蟹有獨螯。羊一角。鷄四距之類是也。物有形色變異者。如白鳥玄首。烏鷄白首。白馬青蹄。白馬黑頭之

類是也。有形色無異其肉、變恠者。如落地不沾灰塵、經宿肉體尚暖、曝炙不燥、入水自動之類是也。有皮肉無異、腸臟變改者。

如肝色青黯、腎色紫黑、魚無腸膽中肝葉孤之類是也。有一物常食性善與他物相反、過口而害人者。如鮓魚同灰肉食之、殺人。羊肉同鱠酪食之、害人。羊肝得生椒、破人臟。猪肉得胡荽爛人臍是也。有一物常食性平與他物相感入腹成動物者。如鱠生。

同酥乳食之。變諸虫。鼈肉同菟菜食之。還生
鼈牛肉同猪肉食之。成寸白虫。猪羊以桑楮
柴煮食之。亦成寸白虫是也。有犯日辰所
禁者。如六甲日不食鱗甲之物。丙午壬子
日不食諸五臟。父母及自身本命日不食本
命所屬肉是也。有犯時月之忌者。如螃
蟹八月已前。脯修四月以後。麋鹿麋肉四月
至七月皆不可食是也。

丹陽孫七峯思和家嘉靖九年四月十四日家

人趙興妻產一鬼物有雙角眼在額上聲頗
恠異口有牙即能嚙人鄰房朱虎妻素勇不
惧以刀斫去一角急以滾湯沃之縛埋園後
三層樓下人多往觀猶見露目閃閃移埋後
山今其毋無恙又樹適有巨蛇墮地者二一
擊死一走不見思和在京是月十九日病故
正其時也此徐蕪山所記

余邑太寧鄉善村地方得白鸚鵡詳見千城中
徐蕪山所作歌詞其歌曰人間庶類無不全

飛鳥醜翼同翩翩。烏不日黔鵠不浴白黑之
朴由天然物中異常乃為瑞自古罕見玆流
傳吾鄉南下多沮洳善村地與雙橋連佃徒
䟽通浚水利董以塘長修圩田吳生賦功偶
至此樹有鸚鵡巢其巔破巢探穀衆鷓墮四
黑盡斃遭墜一鷓白者幸生致况獨在水
如良緣筠籠飼養不輕視酬以善價猶難捐
眼前燕雀何足數名播里巷驚華顛閒從弟
第一寓目果見皎潔身披綿羽毛嘴爪無異

色純萃玉質非雕鑿對之三嘆美榮遇但願
實愛加拳拳日當七夕方剪舌期效鸚鵡通
人言主人此意已不淺採薦有日須朝天君
不見貞元昌熬感二鳥出關為賦徒遷延人
生窮達信有命微物豈必傷高賢禎祥見世
自不苟拭目盛事形詩篇 聖明在上值嘉
靖秉筆為記庚寅年

雍正元年五月余往學廣文門初就見
此書亦未考三月修十二卷可未

嘉定南翔羅店出三黃鷄嘴足皮毛純全者佳
重數斤能治疾金壇子鵝擅江南之美飼養

有法色白而肥嘗問虞知州逋菴云鷺性好
潔稻穀淘淨水渾再易清者喂之乃佳耳然
市無鬻者士夫之家以此為待賓上饌

別刻蘭亭一本以周府所刻褚遂良臨本較之

褚本多謬畧記三十餘處 永字第七筆不

連 和字撇不踢 年字點不帶 歲字下

小字不連 稽字旁九字無轉帶 脩字上

是又 賢字上又字是捺 至字土無轉筆

少字點不牽 有下旁有崇山二字 峻字

點不作畫 領字頭無山字 林字不牽帶

和字旁口字點不出 仰字豎是點 脩字

撇不連 類字旁不作米 極字點不帶

世字有一短畫 悟字旁豎心不帶 因字

內不作大字 之外二字不連 殊字畫帶

撇 然字大無反筆 不字旁纒有僧字

將字點俱不轉 無向之二字 欣字不連

筆 畫字豎不迤下 無痛字 悲字不連

筆 文字上是點

晉史逸少傳無曾字因
徐僧權用名字小印押

統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
誤為曾字脫落增添此字耳

天然對偶用經書句者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
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
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
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
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
司存於緝熙畢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
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
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

枝茨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
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
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聞俎豆未
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
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竄聰明而
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
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
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
憲出則揉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

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
壽真膾炙人口東坡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
下之大老彼將安歸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
用劉莘老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
每願學於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
士論洪容齋謂舊有紅生白熱脚色手紋寬
焦薄脆之屬因觸類而索之如三川太守四
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
瘦畧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

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列萬壽十千年迅雷
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進上枇杷本
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
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竟
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
重不便輕之類是也詩有屬對未能而他人
代之者如范曾云歲暮天涯兩久而莫屬劉
邠伯曰何不對人生分外愁晏元獻曰無可

柰何花落去、經年未嘗強對。王琪應聲曰、侶
曾相識燕飛來、中書出對曰、水底月如天上
月、久未有對。楊文公以事至、應聲曰、眼中人
是面前人。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久之
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長吉天若有情天
亦老。人以為奇絕無對。石曼卿曰、月如無恨
月長圓。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無對之者。
或以問王平甫、平甫應聲曰、八千萬戶冠軍
侯、遼使三光日月星、東坡即對以四詩風雅

頌王荆公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久未有
對一日問蔡天啟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
弟子白髮新荆公大喜古人詩有風定花猶
落之句謂無人能對荆公以王籍詩中鳥鳴
山更幽對之又嘗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
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為雲覆手雨東坡嘗
手題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徵真嫵媚
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北夢瑣言
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温

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真誥玉條脫事
在華陽第一篇中湯丞相戲出一語曰哀王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洪容齋對曰為長者而
折枝非不能也又戲曰宰予晝寢於子與何
誅汪聖錫對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詩句
中又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
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巧在鼓
中非爾九風行水上自成文鍾乳三千兩金
釵十二行多不可枚舉

聖上改元嘉靖之春二月辛丑晨 御奉天殿

傳 制遣文武大臣代祀宇內群神暨宗藩

先王而遼若湘府則以屬吾邑毅齋劉公乾
後九年秋毅齋長子甫學余與匪也出騰黃

御製祭文詞幸觀焉謹錄之以見典故云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初七日
癸未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 七世叔祖遼

簡王 六世叔祖遼肅王 五世叔祖遼靖

王 四世叔祖遼惠王 三世叔祖遼王

曰惟予嗣統之初茂惇九族緬懷厚德寶切
于衷謹遣廷臣奉將香幣敬伸祭告伏冀鑒
知尚饗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
朔初九日乙酉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 七世叔祖湘

獻王 曰 同前

司馬溫公張行婆傳行婆張氏濰州昌樂人父
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僧者鬻

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日失明由是落
軍籍為民僧者鬻於故尚書丞丞范公家字
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
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
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
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
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
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婿歸而母
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他子

家甚貧鬻薪為業。昌樂有故田園為人所據。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為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屠法。里中有古寺。廢已久。吾嘗帥里人修之。弃家處其中。不復為爾母矣。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營儲待皆。

備每戒其子毋得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財，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金士則之妹，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淮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疆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

忍弃必拾以歸愛之如已物女僕之幼者則
為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已女至於候火飲食
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
熟察其所為而異之因諭之曰嫗已瘞幸有
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
方竟何為乎張氏曰九學佛者先應斷愛彼
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
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
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聞

其風者能無作乎。曷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
子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如何以尚之。惜乎為
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處心有
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唐肅細字楷書二幅。一寫送李愿歸盤谷序。後
云。至正十又八年六月朔日。余集諸生試所
業文。從第宗望得首選。書此以勞之。丹厓識。
一寫艤槎亭記。後云。右尚書元公明善復初
所撰。東安唐肅為江陰張瑄謹錄于會稽讀。

書屋時至正十八年太歲戊戌是夏戊子日也俱用蠟箋烏絲界畫精妙之甚此徐蕪山充所藏

村學訓蒙夜記有百家姓一書四言成句單姓四百零八覆姓三十以趙為首者必宋人所編也其覆姓万俟司馬上官歐陽夏侯諸葛聞人東方赫連皇甫尉遲公羊澹臺公冶宗政濮陽淳于單一本作鮮于太叔申屠公孫仲孫軒轅令狐鍾離宇文長孫慕容一本有鮮于閭丘四字

司徒司空百家姓終一本不以此湊斷句余
兒時習之今書肆所鬻猶然此傳世本也近
見包括謎子書名江邊岸如獨脚虎之類未
題歲在癸未至正三年暮春之初中吳三老
先生王仲端引千字文百家姓皆盡包成謎
至百家姓覆姓乃万俟司馬歐陽上官夏侯
諸葛尉遲鍾離皇甫宇文公孫申屠聞人令
狐慕容鮮于公羊公冶司徒司空閻丘澹臺
胡毋梁丘高堂長孫由吾成公南宮王孫士

孫羊力第五五鹿主文太史漆雕禿髮獨孤
穀梁息夫乞伏百里若干與今本不同未知
何謂漫志於此

余邑先輩吳枋宜齋塾乘云千字文有女慕清
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為
清貞庶不重複今世本清潔皆作女慕貞潔

又名公帖鳴鳳在樹世本皆作在竹

談苑云千字文

題云勅負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
梁字傳寫誤耳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
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程參
之考古編又辨其非引興嗣傳云勅制寺碑

猿食猪肉、疾患風癱、烏鎮王兩舟、官廣西時得

一猿、歸後食肉、得此疾死、為文葬之、初取時

亦甚難、四山樹木皆伐去、方獲、兩舟有君子堂日詢手鏡

備載廣西橫州風俗物產、甚可觀、橫州舊合浦郡也、

丹陽經山寺大銀杏、相傳晉物也、樹圍連抱七

人、半枯中空、遺子所出、小株從中挺上、亦已

盈斗矣、

嘉靖九年十月間、福建浦城縣屠人家、欲宰一

黃牛、是夜生犢、三角三眼、即報縣、轉申建寧

府府取付各寺傳養、一眼在頂、初視天、不肯食、以線繞之、乃食、甚壯、莆田林守衷經過、親見、時在大忠寺候、朝廷回文、未知如何、司禮監掌印太監、朝廷有大事、則遣至閣下、議之、稱閣老為老師父、閣老稱之曰老先生、不敢馳閣下甬道相傳、

太宗曾幸閣下、立街上、顧諸太監曰、此處是三先生所居、汝輩不可在此行走、知制誥居東閣、不得與三老同至閣下、三老出入、知制誥

者則出戶拱立候過而退。余邑水南張公袞云。

嘉靖九年十一月廿七廿八二日。余隨先君至

南京觀選妃。朝廷不飲。差內臣分遣行人

勅禮部委官郎中張時徹主事某兼御史

馮恩在舊王府選。當日三山街內橋諸處

皆把絕行人。隨地方搵至西華門下轎。惟毋

隨行走。過出東華門針巷口。原轎俟候搵歸

比常年雖父亦不容入。最為嚴謹云。十二月

初三日、初九、十五、二十、復選四次、共取六人、
國家科場揭曉後、有試錄頒行天下、其制始于
唐宋、唐稱進士登科記、宋稱進士小錄、其實
一也、今鄉會殿三試、皆有錄、唐會要曰、宣宗
太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十二
卷、勅自今以後、放榜乞寫及第人姓名、付所
司編次、高宗永徽以前、俊士秀士二科、猶並
列之、由是趙儻削去俊秀、故曰進士登科記、
葉石林燕語曰、試院官舊不為小錄、崇寧初、

霍端友榜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為之余時為
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為故事進士小錄具生
月日時者叙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
命者數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
過矣按今錄刻所試文為程式具名次是唐
遺制殿試者名曰進士登科錄具生月日不
具時是合唐宋之制而酌用之者也唐進士
張縉漢
陽王東之曾孫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
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分甲第自興國八
年王世則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顥
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給金吾

衛士送歸策
自蔡齊榜始

馬鎮徐栢亭元毅家佛堂前懸一木鸚哥香熏
黑色每日應時隨方而轉甚為奇異西觀承
道士月梧親見之今不知所在承又云時齋
罷叙飲共卓一道士居承左位家人篩酒畢
瓦杯於卓上忽冉冉移至承前衆視驚恠家
人遽取之而去是年栢亭有疾竟不起西觀
道士湯秋泉亦與坐同見所言不誣

孔獨清祥符寺僧月堂之師也在世八十二歲

自四十後持誦精勤至老不衰亡已六年矣
月堂徒孫某偶遇廣西一指揮相知挈同至
其地欲叅無量壽佛道場至橫州其僧皆有
妻子娶婦與平人無異俗頗儉陋忽聞人云
此地有靈神孔獨清者附童以符水救患云
是江陰寶池鄉人僧駭其言俱至其地名小龍山
神果附朱氏童兒體對之大哭云孫孫何為
至此適問徒弟等并言生死年月甚的因究
其所以已到此二年常一月至家一二次汝

可速歸、路途亦無恙、僧歸說、惜不叩其詳、後
往見問、俱不答云、此聞之於嘉靖十年九月
間也、

辛卯科新中舉人、寶應朱曰藩、升之之子也、增
廣生、考入試、來時夢至京、提學補廩、意謂不
中之兆、是年中式小錄、誤刊學生、補廩應矣、
乃神妙如此、長洲縣呂潛、亦中、于是科揭曉
後、見本房考試官、對衆言有鬼神、謂呂初在
備卷、已取之卷、封將送入矣、倦睡、夢一鬼扯

起看卷謂已取定無可看者復睡去鬼復來
扯驚異而起乃試看備卷之首即呂也覺文
字可取無能為計當送取卷因携此卷呈主
考蕪道夢中之事主考亦稱善遂取之而退
所取數中一卷以填之信非人為也

夢溪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
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
也

嘉靖十年辛卯十月初一日無錫縣東門一黃

虎入城、進至大市、驚蹴并傷死者頗衆、當時被獲、次日解府。

永樂末年、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王振在其中、官至司禮監太監、後籍沒其宅、改為京衛武學。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

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
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
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子時朔
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
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
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
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
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

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
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
一節、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
二十節者、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
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兼甲子歲
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
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
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
不出此二家之術也、右載草木子雜制篇中、

余家先世籍吳文恪嚴大理兩外家懿訓為多
文恪之行傳于國史無不聞者大理之行
知者稱為鄉賢名公耳其遺事不多見也謹
摘諸先達所撰實行以備考焉伊蒿子姓嚴
名本字志道號蒿菴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
里生再期母趙亡八歲出就嘉定戚氏姑家
從素室祁先生學既冠受父命儻居常之江
陰邑城北遂占籍焉舌耕筆耨得粟布躬負
歸養父甚樂之張載菴庸黃友古常齒德望

一邑咸為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齋。父病歸侍藥克謹。暨沒哀毀治喪斥釋道教一本。朱子家禮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籍來批墨。勤期在躬行。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傳霖。雖括韻語。然辭約義博。註者弗一。迺哀諸家言。附以已見。著刑統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

太宗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各舉所知。以安養軍民。吏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

陰令李君進復以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
京

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
人策一篇復舉律疑數條為問隨問敷答同
試者皆授郡邑職獨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
事時掌部侍郎張公本介潔自持鮮有當意
疑獄多俾訊之安慶鄉民七人夜漁于河竊
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劫重罪一訊知其
寃改以杖徒政多類是辛丑歲上命尚書

宋公禮伐木于西蜀與輔行選既至保恤軍
民事獨先集烏蒙蠻號羿子強獷難化一夕
驚疑被甲負弩群至衆皆憚懼獨挺身諭以
朝廷威德蠻遂帖服自宋公而下悉以為弗
及。仁廟嗣統徵還大理卿虞公譎刑部尚
書公純。同日論薦即授承德郎大理寺左
寺正。時法曹斷獄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
為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除逆叛數條外
餘無故縱之文。况不敬情罪輕重弗一庸可

槩入重比。以失聖朝明慎庶獄意乎。虞公
躋之。悉為駁正。迄今遵守。敷歷既深。清介孚
于遠近。勅命貶恩。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
安人。賜白金十兩。寶鈔二百錠。歸營焚黃之
禮。妻郭歿于南京官舍。弗再娶。子三人。吳文
格公
時為監察御史
撰小傳係節文少嘗好琵琶。受先君之教
而絕之。亦嘗為酒所困。感友古黃先生之教
而改焉。及讀程子制外安內之箴。頓然而悟
因推類以通其餘。故鄭衛之樂。不使經耳。靡

麗之色。不使近目。親友張宴而聲妓佐酒。必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留。凡宴享之際。以禮醉酢而已。思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巫覡禱祠之事。絕口不道。遇他人女婦之寺觀廟宇者。必颺言斥其非。或以招怨。讙止之。則曰。吾以名教為重。奚恤人言。海隅計嗣書傳後有告儀真簿與吏盜官麻萬斤。已誣服察其寃。覆勘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徽州民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責之。女惧。解衣水際而逸。女之母

許弟逼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獲令檢尋後

于隣邑得其女蓋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

追還徒者翰林修撰張有御史陳旭子與

鄉人同飯於肆俱為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為

盜劫人事覺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

就繫惧拷誣引御史子同盜且分之贓案具

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其母簪珥

為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

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

甕痛稱寃。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
改。公曰。御史子有寃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
慙乎。乃獨署其案。聞于朝而釋之。其在夫
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隣盜之。執告于縣。
縣丞亦以為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
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
因公殺人。罪丞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
以誣告致死哉。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
人矣。遂駁正而活告者之死。有某衛指揮畜

交趾蠻童既長為娶目為養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於內亂有間矣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為其所訟得罪於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為誣賴擒送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干親民被禁勘至司死法司坐千戶以因公徒罪公曰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啣冤遂正其故勘之

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劫客，其中一人為事主所殺。餘黨思事覺，無以自飾，見隣舟有押解人，帶兵伏防，因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皆誣服，覓其贖。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借使為盜，囚必知之。駭令驗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強盜之罪。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于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多昧大體，為有司所忽。

有郡守恃京朝舊職於人罕所敬讓見公獨
踧踖而加畏間持酒餞致餽欲以微覘公意
而繼以贄禮公毅却之守退而嘆曰吾守此
郡開貴人多矣清白自持唯嚴公一人焉越府

右長史周
悅書傳後

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

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
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
愕欲引却不能詢之具以實對即日徙寓學
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失而見遠也懇留且

謂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
遂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時督辦後期者
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
工乎。曰。吾已辦矣。蓋先寓書其子。甯田為工
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予。繼數
遇太平士人。語加悉。華蓋殿大學士
楊士奇書傳後嘗承
工部文移。發南直隸夫匠。郡縣具匠名為籍
吏胥緣為奸。匪貨賄者。他人不之察。志道閱
舊版。盡摘戶之匠者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

既發。吏不即遣。以稽限。例當拘徒。子姓憂惶。曰。貧柰何。曰。牽馬鬻諸市。曰。不足。齋券。鬻其田。曰。柰老何。曰。病即死耳。略無戚容。送焚黃序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

讀書之法也。此見陳湖溪新話

魏莊渠先生校督學河南。余得其辨達磨面壁

影移文云、為辨息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
達磨面壁九年、影透入石、世以為神書冊記
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
已了其妄、因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
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說而自破、仰河
南府抄案、轉行儒學存照、侯修志書之日、特
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四方、愚者
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闢邪崇正一大助也、案
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國初高太史季迪啓當勝國時年方十六已有
詩名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
吳中使使屢召之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
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
詩木綠曲韻時太史一愿雅耳衆易之侍立
少頃荅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
綠踰垣為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
驚異延之上坐特為書于圖諸老為之掣肘
自是名益重云

蘇州張氏藏岳武穆請糧手蹟小楷精妙絕類

顏魯公下有單名一小方印

飛

朱文

敖清江英云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象引易之博也。劉呆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叅考易傳本義之斷案也。三子之書皆有益于易學。

孟千古本十四卷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况虐政乎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
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雖有智
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
晏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
政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
何以正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
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伊尹
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白羽白
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

不同也 蜀郡趙壹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此載扶風馮總元意林中凡二十六條不甚
異於今本者不錄今錄六條如右惟白羽等
句迥然不同 楊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
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
紐西夷人也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
雍睢雍睢姓名也與癰疽聲相近 孟子曰
人皆知冀其田而莫知冀其心冀田不過利

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
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梁處士傳序
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
若其死 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漢
知德之至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
人不思之爾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
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
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

彼者居使然也

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

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

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

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

澆音其兩切

孟

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
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
人也 右與今本異同者凡七條今本絕無
者亦七條豈皆在十四卷中之逸乎我

太祖國初嘗刪國人寇讐反覆易位等數章不

用此刪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
前旨以全書行世

孔子十字碑在常州延陵廟中。邑申港季子王
墓亦有。陶九成云。與古文異而類大篆。

俞文豹吹劍錄云。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
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
季以鄆入於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
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國霸之強。紀不能
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

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丘墟矣。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亡。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惟公羊傳謂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刺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讐。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弘治時東陽盧御史格荷亭。辨論中云。春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齊滅之也。何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遠祖齊

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也。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賢之。愚謂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春秋之時。強凌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冊。何讐之可復耶。公羊倡為邪說。惑亂後世。漢武詔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遺朕嫚罵之辱。於是征伐四出。頻年用武。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卒之天下騷動。漢氏幾亡。皆公羊之一言啓之也。○唐子西云。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

其禍遲而大。豈不信哉。

庚辰四月暇日檢閱紀傳及諸雜記取其事可為鑿戒者詠為詩曰酒池曰鹿臺曰膠船曰鮑車曰迷樓曰兩鈴曰良嶽曰天魔凡八首

釀成平地湧如泉香拍瓊濤可運船彌望糟堤應十里笑看牛飲更三千流連長夜惟耽樂放逐南巢始悔遷何事宿醒千載後紫雲玉樹尚昏然傾宮瓊室倚高臺北里霏

霏樂未迴祖訓風愆渾不解民罷版築重堪

哀孟津將渡諸侯會莘國還迎美女來寶玉
自隨烟燼盡獨留荒阜向蒿萊重勞萬姓
事南巡鳳艦乘危過漢津楫失中流綠底事
波沉平陸怨罷民魚龍抱恨歸潭底風雨無
由問水濱自古慢遊多不返錦帆天際更何
人金鑄玉勒侈東封羽蓋鸞旂萬里同博
浪副車曾未中華陰鬼壁已先逢鮑魚載臭
遺千古貔虎徒勞戰七雄何事斯高猶矯詔
咸陽一火盡成空錦纜牙檣下汴州春風

三月廣陵遊，司花倚咲終。成變焚草蕝，幾未
解憂翠袖三千。唯灌莽朱簾十二已荒丘。當
時只有長堤在，柳自青青水自流。鼙鼓漁
陽虜氣張，上皇西幸過咸陽。馬嵬塵暗霓裳
冷，斜谷山連蜀道長。日輦未聞防覆轍，雨鈴
猶自嘆卽當。色荒自古知難悟，殷鑒還宜戒
未忘。良嶽天開近法宮，綠華紫石畫圖中。
宸遊竟逐胡塵散，帝業都隨王氣終。花石有
綱，南國怨龍沙無夢。北庭空懸知五國，城頭

望白草黃雲杳莫窮。高戴牙冠翠袖長。錦
纏珠絡艷生香。新翻十六天魔舞。閒倚三千
月殿粧。曾是宴安懷鴆毒。祇緣秘密失苞桑。
翠華零落知何處。月暗塵昏到應昌。此余邑
葉文齋之番作也。公工詩辭。手抄書幾千卷。
錄此以見一斑。云題首庚辰。乃正德歲也。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
語則福全。東坡嘗語人曰。自今日已徃。早晚
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

損而不可益。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
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
胃以養神。三曰省費以養財。山谷送張叔和
詩云。我擬養生之四印。乃謂忍默平直也。所
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宋李元中書蓮社十八賢圖記云。龍眠李伯時
為余作蓮社十八賢圖。追寫當時事。按十八
賢行狀。沙門惠遠初為儒。因聽道安講。般若

經豁然大悟。乃與其弟惠持俱棄儒落髮。太
元中。至廬山。時沙門惠永先居香火。遠欲駐
錫是山。一夕山神見夢。稽首留師。忽於後夜
雷電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委積。江州刺
史桓儻表奏其異。為師建寺。是為東林。因號
其殿為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雷
次宗。鴈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野。凡六
人。皆名重一時。棄官捨緣。來依遠師。復有沙
門道曷。曇常。惠敬。曇詵。道敬。道主。曇順。凡七

人又有梵僧佛馱跋陀、羅佛馱耶舍二尊者，相結為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為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遠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脩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

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
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
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
皆其事也此圖初為入路與清流激湍縈帶
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又繚而上石
崑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花崑之傍
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圖窮處
橫為長雲蔽覆樹菁巖頂其高深遠近蓋莫
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為潭支

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湍浪者虎溪也。崑
之外遊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嶺出半身者
宗昂也。一人躡石磴而下者曇順也。崑中為
經筵會講者六人。一人踞床憑几揮麈而講
說者道士也。一人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
深聽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于床下者道
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執經卷
跪聽於其後童子一。舒足騷首有倦聽之意
蓮池之上環石臺坐而箋經校義者五人。石

上列香爐筆研之具一人凭石而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經軸倚石而回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俯而閱經者惠徽也一人回坐拱手傍視而沈思者惠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經者惠永也一人捧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缺向爐而吹一人俯爐而方烹捧茶盤而立者一人傍看石置茶器又一岩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為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唄者曇常也一

人坐而擎拳者、道罽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梵僧、一人袒肩持短鈕者、跋陀羅也、一人舉如意、據膝而坐者、耶舍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有蹲而汲者一人、石橋之傍、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恠、雄視捉巾瓶而立者、捕蛇翁也、童子負杖却立而

待一人乘籃輿者。淵明之迴去也。淵明有足疾。嘗以竹籃為輿。其子與門生肩之前者。若欲憇而不得。後者若甘負而忘倦。蓋門人與其子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方來者。謝靈運也。傍一人持曲笠。童子負笈前騎而行。凡為人三十。有八馬。一猿。一鹿。一器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灑落。泉石秀潤。追千載於筆下。萃群賢于掌中。開圖恍然若與之接。揮塵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辨而

未停默坐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
冥。沉思者如欲釣深味遠叩玄關宅靈府而
遊乎恍惚之庭。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
雲雷之響與海潮之聲。行往來如御風而遐
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軒渠
絕倒。達於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
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僮僕張吳。跨千載
而獨步。非十八人者不足以發伯時之筆。非
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

青烟霞痼疾。其臭味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
時而共處者也。伯時於余為從兄。實山林莫
逆之友。為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得之。遊
居寢節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事。因記
其後。覽者當自得之也。圖成於元豐庚申十
二月二十五日。越明年辛酉正月二十六日。
龍眠李冲元元中記。

李西涯送桑民懌訓導恭和一律云。十年三度
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慙唐李郢。

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
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
飛。題下註民懌蘇人。會試春闈策有胸中有
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為吳檢討汝賢所黜。
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
等語。為丘學士仲深所黜。今年得乙榜。年二
十二。籍誤以二為六。用新例。辭不許。遂有是
命。觀此則世所傳聞皆非妄也。蓋場中下筆
苟非雅馴。則雖有奇抱。無窮乎有不得槩

委之于命矣

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
椎、銅山可破、椎不可缺、金埴可碎、椎不可折、
颺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
上帝憤之、以椎畀著、署王千戶名椎不自奮、假手
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敵後、曾不一揮、元兇碎
首、匪椎之重、唯義之勇、雖椎之功、惟人之忠、
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勳、椎
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此宋

翰林學士王文炳所撰見山房隨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二